

三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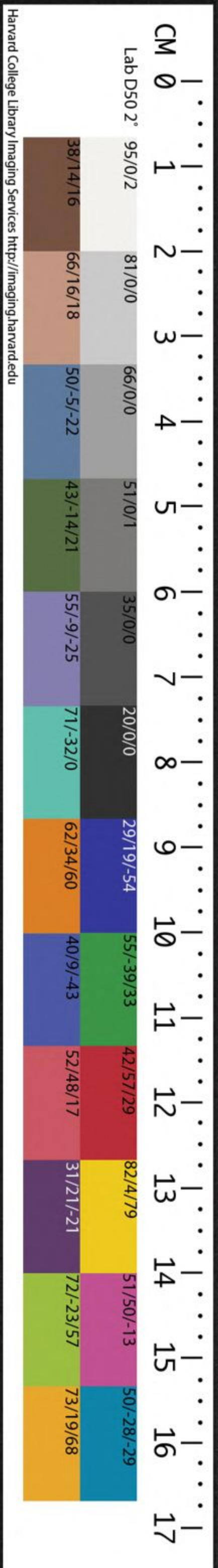
卷三十九之四十五
蜀卷九之十五



9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

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

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

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

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

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

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

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

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

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

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

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荅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

蜀志九
二一四七十八
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
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
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
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
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恩義之民自
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
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
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
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
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
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
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
咨訪 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
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
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
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
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

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

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

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

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謬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

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謬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謬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謬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謬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謬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謬猶子謬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謬雖死

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本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謬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謬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

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應響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曾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旄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

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充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

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傳出逡巡求去允不許

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合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体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荅恢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

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

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

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闔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榮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

有駢角之美而亦如秦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乂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

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丙申正月二十四日校

夢禎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沂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

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
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
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
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
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
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
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
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
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
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
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
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
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
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
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
君王勉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
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
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
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
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
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
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

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
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政而猶如此今足
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
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
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
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
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
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
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
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
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
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

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
也很對曰霄也很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
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
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
族于大史氏爲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

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
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
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
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陞
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

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來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

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爲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爲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

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

封旣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内移河東達子興爲議督軍是歲徙環扶風

彭美字未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

六翻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繇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
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惓於浩然之域
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
此人必有忠謹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
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美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
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美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沂流北
行美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美非故人又適有賓客
美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
美坐美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
之而法正宿自知美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美
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旣定先主領
益州牧拔美爲治中從事美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

囁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美而內不能善屢密
言先主美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亮加察美行事
意以稍踈左遷美爲江陽太守美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
馬超超問美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
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美曰老革
荒悖可復道邪

楊雄方言曰滅鰓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
枯瘁之形也 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
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美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
常懷危懼聞美言大驚默然不答美退具表美辭於是收美
付有司美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

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
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
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
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
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
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
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
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
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
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兼言劉主分
兒子厚恩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
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兼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
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
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
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

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
酒佯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
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
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
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
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
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
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
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
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
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
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
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
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

音理
救反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
辟爲從事年

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
鎮荊土孫權遣使

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何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

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荅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

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稱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於縣竹嚴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鄴音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

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起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荅而方寵齊

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
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
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
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
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
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
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
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
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
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
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

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
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
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
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
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
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
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
端危耻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狹情志狂若
無天地自度姦露慊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
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
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

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
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
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
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
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
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
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
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
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雖行中參軍昭武
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
臣麴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
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

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
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
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
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
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
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
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
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異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
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
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
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
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
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
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
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豐官至朱提太守

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
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
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

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
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
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
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
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
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
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
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
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矢志慌惚十二年正月
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
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
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

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

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半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

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徃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

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翼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

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

敵場儀旣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

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同日校 夢禎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婁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

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
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
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庾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
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特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
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
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
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
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旣
定不聽及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
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
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

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
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
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
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
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
越雋太守 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
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
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
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
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後主拜
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
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

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

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設

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

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

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犸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

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判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

蜀志十一 四百八十四
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
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
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
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
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

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

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
軍司馬

朗兄子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
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
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
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
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
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
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
是歲拜充爲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
興於是乎徵焉 孫盛曰昔公孫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
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

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

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旣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呵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

蜀志十一
六
五百卅
巧以著談喟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捷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嗣

翬音忙角反見字林曰翬思貌也

歷三郡守監軍翬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

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辨遂使即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辨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

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荅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逆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捷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

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

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

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

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

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

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

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遊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

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

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荅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出

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

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
畏祇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祇聽其讀
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爲汶山
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
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祇爲犍爲
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
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祇爲犍爲太守治有美
績雖聰明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緜竹令先主攻緜竹
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從事
出爲犍犍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
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

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
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
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
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
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
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
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
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
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
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
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
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
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圍夕立更始尚存而光
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
以討賊賊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
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
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
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
哉 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
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
與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
與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

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
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
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
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
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
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
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
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
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
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
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

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
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
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

同日校 夢禎

霍王向張揚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四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
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
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
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輦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
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
沅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
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
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
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
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
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荅曰曹丕篡

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

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士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士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凉州宋建據袍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凉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部司馬蜀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持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荅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

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荅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

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誇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持尋楚撻以相震懾懾虛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

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

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

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說說音說謹音謹咋音

度後主踐咋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

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

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

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

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踖踖而已光之指

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

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大常廣漢鐔承

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

蓋以此也

傳暢裴氏家記曰雋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雋姊夫為

蜀中長史雋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

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

還洛陽拜議郎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二

五

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智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爲漢司空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

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踈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者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

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宋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荅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疇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筭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

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
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
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
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
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
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
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
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
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
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
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

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
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
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
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
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
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
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自然莫不
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
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

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
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
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纒
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
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鈔期諫曰天下
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躡潁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
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
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
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
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
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

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
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
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
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
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
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
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
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
仇敵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
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
下勞心徃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
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

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

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竒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

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

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比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塞

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烏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旣闇主周實驚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

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涼州建首爲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歛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

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
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
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
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
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
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温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旣虧則
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
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
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
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兵墟三方圯裂兔置絕

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
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
鯨鯢旣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
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
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
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
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
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
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

靜頽風軌訓踣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
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
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
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
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孟達
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毋嫁單
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
爲令史遷郎至今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
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
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
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旣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

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
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
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
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
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
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
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
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
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
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
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
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啖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

出

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

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
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習肝排方入直惠彼
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
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
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
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豔管闕筐舉守
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
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
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
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

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
起徂詐如星竒邪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
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
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
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
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
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
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頷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
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
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
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
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

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
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
乎亶亶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
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
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
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
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幾皇道以輔真雖時
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
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
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
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

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桔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
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
時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
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間游童之
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閤協
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
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
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
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拙失不慘悻不樂前以顧
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
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
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

游禽逝不爲之歎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
應爲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
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
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
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爲
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
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
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躡叔盼之優游美踈氏之遐逝收
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

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
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
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
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
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
有所與其儋纏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
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
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
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
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
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

得其精而忘其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鈎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

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甬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技巧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瓠梁託絃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鱗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爲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鷄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鷄鳴必先拊髀以倣鷄之拊翼也

楚客潛寇以保荆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堀冗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

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
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
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
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
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
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
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
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
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
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
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乘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
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
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
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翺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
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逡逃乎碑下盧
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
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
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睹夫子於是
子殆可與敖爲交乎若士者齿然而笑曰噫乎子中州民

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
 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罔
 畏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
 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
 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
 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
 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
 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
 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
 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
 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

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
 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
 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
 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
 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
 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
 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
 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
 為世碩儒有董楊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
 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

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筭然矜殉鄙耻或發
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
云

丙申二月十三日校

夢禎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國志四十二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國志四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史州牧劉璋召爲主簿
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
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
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
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襲
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
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徐衆評曰權旣忠諫於主又閉城相守得事君之禮武王
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客之間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
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
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

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

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

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
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
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
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
此其徵也

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
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
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
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
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

許

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

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
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
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
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
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
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
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
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
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庾降都督使
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犍牂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又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犍牂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之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

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荅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遥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

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墮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水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與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

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閬旣發在道而閬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

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
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
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叅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
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
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
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
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
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
之閒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
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
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
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

卒子脩嗣

脩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調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
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
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
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
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
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
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
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

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逆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閒涪

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着律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徃徃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懂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

蜀志十三 七百十二
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

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佑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輦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

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爲督庾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

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疑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爲越雋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

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

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
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
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
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
遠疑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
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
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
如故疑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
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
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吳
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
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

傳受

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
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_■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
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
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
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
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
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
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
夷民戀慕扶輶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
郡界其皆督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
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

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荅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

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

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

旣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旣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爲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爲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弈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

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

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成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

時也

萬曆丙申二月二十七日 夢禎校

董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
 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
 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
 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
 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
 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
 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
 郝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
 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荅
 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

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

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情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
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
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
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
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
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
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
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
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
智文武之士多在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
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

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
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
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
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
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
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
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
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
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
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
從成都至魏軍卽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鄆音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

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也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荅終不能屈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荅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勲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

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

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

禕別傳曰恭爲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禕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

傳子曰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業

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

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

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

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毋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求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毋相失復得毋書令求當歸

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旣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羗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

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

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巴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往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

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

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共廖

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

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

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
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以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
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桐閣以拒會會與維
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
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
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
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
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
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鄭道以審虛實尋被
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

此爲速矣會甚竒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舉坐則同
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旣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
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等無遺策晉
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
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旣平
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王愚臣
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
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

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
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一華
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旣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
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
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求和
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後密與劉
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
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
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縣竹之
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
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

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爲
盛之譏維又爲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旣造劔閣維與諸將
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
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旣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
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
縣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
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
爲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
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
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

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絜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 臣松之以爲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旣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爲蔣費爲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

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干寶曰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丙申三月二十一日校

夢禎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荅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

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亥揆張

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摘藻揆天庭孫權蓋謂丁亥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綠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
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
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
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晉
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
守綱皆有名迹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鍾
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
遷尚書僕射出爲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邈等徵拜廷尉延
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
爲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 續漢書曰綱

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
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
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貧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
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
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
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
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
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
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
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
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內
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

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

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爲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隨才任職欲爲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

綱當封爲翼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葬訖爲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爲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

臣松之以爲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荅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旣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蹠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

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馱何

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毋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庾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

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指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康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泐各早死

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

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偃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巖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愨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旣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

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
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
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
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
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
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

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
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
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
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
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
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
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
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
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
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
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僞义扶携翼戴明德

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浴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
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
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
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垂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詔暫思經筭覩事知
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

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疆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
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
捷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康
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欽歎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鄱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裨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昏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

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
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顥爲朝中損益多矣顥亦荊州
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
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
襄陽記曰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
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
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
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
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
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
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

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
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顥死亮垂
泣三日

鴻臚明真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
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領
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
遷爲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
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

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賚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

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襍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五

四

廿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蜀志十五

七

二

文

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陽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鄭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未南耽思

未南名邵廣漢鄭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口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

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
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
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
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
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
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
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臧言時

盛衡名勲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勲劉璋時爲州書
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太
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
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勲齊皆以才幹自

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佗佗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
益州復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
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
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
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
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替
之後

孫德果銳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
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楊威將軍入爲
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
以前監軍領司馬卒 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

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
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
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
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
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
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
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驥字叔龍亦有
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
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 益部耆舊雜記曰
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華陽

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臣松之
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爲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
此數

德緒義疆志壯氣剛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
建興三年爲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
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義强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
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
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
爲蠻夷所害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

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猓亭

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儉息著募後没入奚官免

為庶人

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君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言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

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
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
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義知
畿必不爲已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
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
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
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逐及
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竒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公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與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

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
也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
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
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
爲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
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
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
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

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羗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羗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荅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郫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遊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制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丙申四月初二日校

夢禎

丙申四月丙辰日

職云

謝之職如林而謝之職如商... 精曰... 奉車... 夏... 風... 蘇... 命... 京...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五

